



在总祠里举办活动



总祠搬迁



泰伯书院挂牌

天柱县远口吴氏总祠：

清水江畔的高堂华构

文/通讯员 吴国雄 图/通讯员 金可文



新搬迁的吴氏总祠

家祠，作为家族的门面和标志，它往往是村落或集镇最宏大、最庄严的建筑。一座高耸气派、富丽堂皇的祠堂，就是一个家族的排场和气势。但如果要说在天柱地区，哪座祠堂规模最大、设置最全、保存最完整的，那无疑是远口吴氏总祠。

吴氏总祠由于历史悠久，造型美观，工艺精湛而得到了省、州、县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和关注。1990年贵州电视台在此进行拍摄，1994年被天柱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2011年被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列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并成为多家文化研究机构 and 大学院校的家祠研究对象和实习基地，从官方到民间，都得到了极大的推崇。被誉为云贵高原吴氏发源地，同时也是清水江沿岸的一座标志性古建筑。

远口吴氏总祠原位于城墙街下节街，坐东北朝西南，前临清水江，四周风火墙，占地面积1682平方米，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（1710年），扩建于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。咸丰年间、清政府镇压苗侗农民起义，总祠毁于兵燹。光绪二十五年（1893）年恢复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年维修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又遭红卫兵破坏。1988年，远口吴姓又筹资金四万余元，进行了第二次维修。由于建造时间较长，日晒雨淋，总祠破烂不堪。2003年政府拨款二万余元（省16000元、远口政府5000元）吴氏宗亲乐捐一万余元，对正厅和厢房又进行了一次维修。社会的发展，有时也是文物的磨难，吴氏总祠也不例外。由于清水江白市电站的建设，吴氏总祠也不得不进行搬迁，按“整旧如旧”的原则于2013年11月实现整体原貌搬迁，2014年搬迁竣工，现为搬迁后的现状。

这是一幢三阶式徽派建筑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前门牌楼，门牌气势辉煌，仅主牌门就有十五檐角飞翘，如鲲鹏展翅。一对披挂饰物的雄狮在大门左右列守拱卫着。牌楼上的画幅大都为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。有天仙配、季子掛剑、文王访贤、刘海采樵、云长过关、罗通扫北、太君辞朝、八仙过海、司马迁写史记、屈原赋离骚、天女散花、嫦娥奔月等。这些浮雕彩绘神态各异，动静相宜，栩栩如生，令人心荡神驰，拍案叫绝。总祠大门的门楣、门框、门槛都是青石造就。门前有九级石街，青石阶、青石路、青石墩、青石碑刻、青石门楣、门框、门槛……俨然一个“石文化”荟萃地。门是双扇钉有铁皮的木门，门两旁有门枕石一对，上有花饰。联云：

源远流长万古衣冠宗礼乐
兰芳桂馥千秋俎豆馨馨香
是远口教育界前辈吴礼唐所撰。门侧双龙抱柱联云：
世业启岐周，先德流芳绳祖武
长源从泰伯，后昆竞秀振宗功
门外砖柱长联云：
三让肇家声，泽衍来耳仍云代有传人光先德
千秋崇祀典，祭别蒸尝约禘世教族谊启后昆
此联为三十年代远口中团吴运隆所作。上述三联，阐明了吴姓的渊源和对堂号的赞颂。吴姓的堂



航拍位于远口清水江畔的吴氏总祠

号据考有五十多种，但流传的主要有“三让堂”“延陵堂”“至德堂”三种。总祠由三进院、二天井和四厢房组成。第九级的石板上刻有三个鲤鱼共一个鳃于正中，两边各刻有一个铜钱，这是远口吴姓的标志，并有丰富的内涵。远口开基始祖吴盛，其儿子叫八部，八部生三子，故用三个鲤鱼共一个鳃来代表三个儿子的团结，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团结。门内为一正方形天井，全用细凿青石墁地。两侧东西厢房一楼一底，各设木楼一架，可登二楼。楼上楼下，均为半壁镂空花窗。厅内靠后墙处，并立五座雕有人物故事、花卉草木、飞禽走兽的彩殿，供奉吴氏祖宗牌位。民国期间（1931年—1937年）总祠为远口两级小学校址；1939年—1949年，是远口乡的办公地点。解放后1951年—1980年，是远口区委会、远口区公所及司法部门的办公地点。它对促进远口地区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，发挥过一定的作用。吴氏家族，在历史上以谦逊的“三让”佳话而被孔子称之为“至德”。可在总祠的建设上却极尽所能的大兴土木，甚至于不惜高堂华构，这种炫耀和张扬，说到底也是为了教化。那些庄重的雕刻、那些严肃的文字，在那润物无声的教诲或声色俱厉的告诫之中，其实是对族人的关怀，久久地抚慰人心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作为一个家族，这样的文化自信也深深地渗透在吴氏族人的心中，2020年9月，中国第一个“泰伯书院”在远口镇吴氏总祠挂牌成立，这是远口吴氏总祠作为全国第一个吴氏家族书院。来自贵州、江苏、浙江、吉林、湖南、四川、广西、云南等省市的吴氏宗亲参与了挂牌仪式，泰伯书院的成立为吴氏后人研究吴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也为吴氏总祠印上了一道浓墨重彩的文化符号。

贵州巡抚贺长龄题赠远口延陵书院“咏烈颂芬”的匾额。后厅是一座一连五间的高大房屋，无楼，安装六页雕刻花鸟人物的木门。门前小天井，广植花草，一年四季，繁花似锦，芳香四溢。天井两侧厢房，楼上楼下，均为半壁镂空花窗。厅内靠后墙处，并立五座雕有人物故事、花卉草木、飞禽走兽的彩殿，供奉吴氏祖宗牌位。民国期间（1931年—1937年）总祠为远口两级小学校址；1939年—1949年，是远口乡的办公地点。解放后1951年—1980年，是远口区委会、远口区公所及司法部门的办公地点。它对促进远口地区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，发挥过一定的作用。吴氏家族，在历史上以谦逊的“三让”佳话而被孔子称之为“至德”。可在总祠的建设上却极尽所能的大兴土木，甚至于不惜高堂华构，这种炫耀和张扬，说到底也是为了教化。那些庄重的雕刻、那些严肃的文字，在那润物无声的教诲或声色俱厉的告诫之中，其实是对族人的关怀，久久地抚慰人心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作为一个家族，这样的文化自信也深深地渗透在吴氏族人的心中，2020年9月，中国第一个“泰伯书院”在远口镇吴氏总祠挂牌成立，这是远口吴氏总祠作为全国第一个吴氏家族书院。来自贵州、江苏、浙江、吉林、湖南、四川、广西、云南等省市的吴氏宗亲参与了挂牌仪式，泰伯书院的成立为吴氏后人研究吴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也为吴氏总祠印上了一道浓墨重彩的文化符号。

在从江县贯洞镇东侧一公里外的静谧之地，在山体的庇护下，有一个名为独洲的寨子。它宛如一颗被岁月雕琢的明珠，镶嵌在绿意盎然的田野之间。独洲，这个听起来就带着一份孤独与坚韧的名字，实则是贯洞村的一颗璀璨明珠，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然村落。

独洲，这个不起眼的寨子，却是贯洞当地最古老的侗寨之一。它历史悠久，文化深厚，可以说它是贯洞的母亲寨，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变迁与发展。现在，贯洞村和腊阳村的村民先祖，都是从独洲分迁上来居住的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传承着侗族的文化与习俗。

在贯洞和腊阳村的交汇处，有着贯洞地区最古老的芦笙堂。每当五年一度的芦笙节到来时，这里便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而在这场盛宴中，独洲芦笙队总是最先进场，吹奏着三曲悠扬的芦笙曲，这是他们的特权，独洲不出场，谁也不敢往前挪一步，彰显了独洲在贯洞的特殊地位。他们的表演总是那么精彩动人，引人入胜。其他队伍则在他们之后陆续进场，共同为这场盛会增添更多的色彩与活力。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现在，成为贯洞地区芦笙节的一种传统。它不仅展示了独洲芦笙队的技艺与风采，更体现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。在独洲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人们用他们的智慧与勤劳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与辉煌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独洲寨子见证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一群怀揣着理想与热情的知识青年，如春风般涌入贯洞区的各个村落。他们中的大多数，选择了贯洞和腊阳村作为他们扎根农村、施展才华的起点。然而，在这群青年中，有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小伙子，他自告奋勇，心懷憧憬地选择了前往独洲。

在他的想象中，独洲是一个独立的洲，一个充满神秘与传奇的地方。他以为那里会是他的理想天堂，一个能够让他大展拳脚、实现梦想的舞台。于是，他怀揣着激动的心情，踏上了前往独洲的路途。

独洲这个寨名的来历还真颇具天意。岁月流转，时光荏苒，但独洲寨名的来历仍被老一辈人津津乐道。那是一个早已被历史尘埃掩埋的年代，广西梧州的一支吴氏族人，因战乱而流离失所，他们沿着都柳江而上，寻找一片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。

当他们来到现今的八洛对面，已是暮色四合，天空被浓厚的黑暗笼罩。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他们疲惫而迷茫，不知前方的路途在何方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奇迹发生了。

东方的天际，一团神秘的亮光突然亮起，它宛如一颗巨大的夜明珠，静静地悬挂在不远的地方。那光芒如此耀眼，如此温暖，仿佛是天上的神灵在向他们招手，指引他们前往那个吉祥之地。

由于那团亮光是从天上落下的珍珠，吴氏族人便决定将这个地方的名字命名为独洲。“独”在侗语中意为“落”，“洲”则与“珠”谐音，寓意从天上落下的珍珠。这个名字不仅记录了他们的迁徙历程，更象征着上天的眷顾和恩赐。

此后，吴氏族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传承着侗族的文化 and 传统。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，将独洲打造成了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寨子。之后，人们奋力拓展生存空间，不断开垦荒田，人口向外迁移，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贯洞、腊阳，之后又由贯洞、腊阳不断向四周散播，终于形成了十几个侗寨。但这里的人们都知道，自己的祖先是来自独洲而来的。而独洲这个名字，也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传说和记忆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人们抬头仰望星空时，总会想起那个神秘而美好的夜晚，想起那团指引他们前行的亮光。而独洲这个寨名，也永远镌刻在了他们的心中，成了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。

夜宿小丹江苗寨

通讯员 黄连忠

2024年仲夏时节，我们几个文友逆茅人河而上，傍晚时分，在靠近小丹江时，不知谁尖叫道，你们快看，河水起雾了！

河水起雾？我平生没有听说过，更没有看见过。开车的李文明主席把车子停在公路开阔处，我们几个连手机相机一起拿着下车。这里是一道弯，河水在这里打了过漩涡，形成一个水潭，两个钓友在岸边垂钓。开始河流及水潭表面被一层淡淡的薄雾覆盖，远远望去，轻如薄纱。雾气不断扩大升腾，将河两岸的树木杂林笼罩，若隐若现地露出近处的树冠和远处的山影，如同蓬莱仙境。

雾，弥漫了整个山间，似乎也要把我们融进其中。我们驱车继续前行，行程不远就到了小丹江。

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古色古香的风雨桥长廊，横跨在清澈见底的小丹江河上。

进入小丹江苗寨，仿佛踏入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，时光在这里轻柔地放缓了脚步。四周群山如黛，它们以一种古老而庄严的姿态，轻轻环抱着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，守护着这里的宁静与祥和。两条清澈的河流，宛若两条银色的绸带，在时光的轻抚下缓缓交汇，潺潺水声，是大自然最悠扬的乐曲，洗净了尘世的喧嚣与疲惫。

夜幕已经降临，我们决定在这里投宿，丹江田居民宿的小石热情地迎接了我们。高山冷水鱼、农家散养鸡、时令蔬菜，丰厚可口，免不了对酒当歌，互叙情谊，抒发各自的感慨。酒至半酣，夜已深沉，方各自闲息。

月光皎好，趁着酒兴，移步览景。

吊脚木楼，错落有致地依山傍水而建，它们以木为骨，以石为基，历经风雨洗礼，却依旧坚韧不拔，每一根木梁，每一块石板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，讲述着苗族先民们智慧与勤劳的故事。从木楼的窗棂间透出温暖的黄光，与星光、月光交织在一起，绘就了一幅温馨而又神秘的苗寨图景。

河畔的稻田，在月光的照耀下更显郁郁苍苍，仿佛是大地铺展的绿色绸缎，闪烁着生命的光泽。稻香与泥土的气息交织在一起，弥漫在空气中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之中。此刻，我仿佛能听见稻穗在拔节，在低语，在讲述着季节的更迭与生命的轮回。

我沿着蜿蜒的河岸漫步，脚下的土地柔软而坚实，每一步都踏出了与大地最亲密的接触。来到河边，我不由自主地蹲下身来，双手轻轻掬起一捧河水。那水，凉凉的，带着山间特有的清新与甘甜，瞬间驱散了周身的暑气，也仿佛洗净了心灵的尘埃。我闭上眼，让这份清凉渗透进每一个细胞，感受着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。

站在河边，我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。心灵，在这一刻回归了大地，回到了那个最原始、最纯净的状态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让胸腔充满了这清新的空气，感受着大自然的呼吸与脉动。在这里，我可以放下所有的防备与伪装，做回最本真的自己。

明月高悬，银辉如练，轻轻铺洒在小河之上，给这幽静的夜晚披上了一层神秘而柔和的面纱。小河，宛如一条透明的玉带，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淡淡的银光，静静地流淌在苗寨的边缘，仿佛是大地母亲轻柔地抚摸着她沉睡的孩子。

回到房榻上，透过窗棂月光，思绪万千，仿佛能穿越时空的隧道，听见苗族先民们迁徙的脚步声在耳畔回响，那是对家园无尽的向往与追求；又仿佛能听见守卫家乡的号角声和战马的嘶鸣，那是对和平与安宁的坚定守护。

在睡意朦胧中，隐约听到“七姊妹岩岩”的声音。七姊妹为了婚姻自由而凿岩的动人故事，她们的勇敢与坚贞，如同这雷公山上茂密的森林一般，无论岁月如何更迭，都无法遮掩其耀眼的光芒。森林深处，每一棵树都在默默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，它们以自己的方式，诉说着大地的美与生命的奇迹。

我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让心灵与这片古老的土地对话，感受着苗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。愿这份宁静与美好能够永远延续下去，让每一个踏入这片土地的人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与希望的光芒。

小丹江苗寨的夜晚，是如此的宁静而美好。